

軍火大盜

7.5
3

中原农民出版社

BK40/25

87
I247.5
2093

3

軍火“大盜”

刘进喜

中原农民出版社



B

328592

军火“大盗”

刘进喜

责任编辑 郑电波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东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51千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统一书号 10394·14 定价1.20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军火‘大盗’》是根据解放前夕发生在青岛市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写成的。它描写了在一九四六、四七年黑云压城的琴岛市，军火“大盗”们为了粉碎蒋军重点围剿我胶东革命根据地的狂妄计划，在共产党的地下领导人“飞虎邵”巩泉和另一个神秘人物叫街化子“虱子包”的领导下，出入于虎口之中，奔走在海陆之间，盗军火，炸弹药库，给敌人一次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名扬胶东半岛，威震美蒋三军，故事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小说用生动的细节塑造了海翅、金象、黑虎、钢球等“大盗”们感人的、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表现了他们从狭隘的阶级报复到自觉地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浴血奋斗的成长过程。小说生活气息浓郁，故事迭宕起伏，惊险曲折，引人入胜，颇具特色。

目

录

- 1 栈桥风波…………… (1)
- 2 壮士喋血…………… (14)
- 3 风起云涌…………… (20)
- 4 星光灿烂…………… (27)
- 5 紧急任务…………… (33)
- 6 桥头遇险…………… (49)
- 7 除恶未尽…………… (60)
- 8 雨夜行刺…………… (77)
- 9 龙潭虎穴…………… (84)
- 10 陷入虎口…………… (96)
- 11 火井之计…………… (113)
- 12 风夜出动…………… (125)
- 13 玩蝎小计…………… (137)
- 14 暗渡陈仓…………… (148)
- 15 黑虎殉难…………… (163)
- 16 声东击西…………… (178)
- 17 非常事件…………… (193)
- 18 铤而走险…………… (206)
- 19 前仆后继…………… (215)
- 20 为了孩子…………… (239)

栈桥风波

(一)

一九四六年夏末秋初，蒋介石将屠刀伸向胶莱河畔，妄图用腥风血雨征服胶东根据地的军民。

琴岛市风光绮丽的前海栈桥旁边的电线杆上，贴着大煞风景的警备司令部布告：

“值国军征剿胶东匪区之时，全体国民须精诚团结，遵守军令！……凡通共资匪、破坏军运、私贩军火、诋毁戡乱征伐者，格杀勿论！”

几个黑衣警察，肩挎匣子枪在游人中幽灵般地游逛着，大大增加了火药气味。太阳从云头里钻出来，已经接近当空。回澜阁四周聚积着黑压压的一片人，桥北头的公园里，凉亭、木椅、石凳上坐满了游人，因为正值满潮，大都是为观赏拍岸浪头而来的。此处松树青翠葱绿，秋菊争芳斗艳。也有在这里读书看报，散心消遣的。

洋车夫黄振山和他的车友巩泉，拉送观赏山光水色的太

太小姐、阔佬遗少，不停歇地忙了一个上午。回到桥北头中山路口的停车点，操起挂在腰上的抹布，擦了一把汗涔涔的脸，掀起车座上盖，从里面掏出了一个白布小包，搁在膝盖上解开扣，露出了两个黄澄澄的苞米饼子和半个瓜济咸菜。他拿起一个，说了声“接住！”便扔给了坐在洋车上歇气的巩泉。巩泉一把接住，笑了笑，便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吃得那个香劲哟，比饱餐山珍海味毫不逊色。

黄振山原籍掖县，因父亲会使船打鱼，被在琴岛开渔行的本村街坊雇用，十三岁随着全家迁往琴岛。他为人憨直，块头又大，拉洋车的同行们，皆称他为“托塔天王”。一些专以欺侮城市贫民为乐的地痞无赖，对他的豪爽侠义无不闻风丧胆。大岛子西侧有个叫张疤的，是一群流氓屎蛋的头儿，当年黄振山在栈桥停车拉客，他硬要三七抽头，黄振山不干，张疤发了坏，黄昏时分，带着十几个屎蛋，手持铁棍钢鞭截住去路。黄振山临危不惧，沉着应战，凭着一身力气和胆量，将这群流氓一一打翻在地。他一脚踩住张疤的脊梁，硬要拽着双腿劈成两半，吓得那小子连声求饶直叫“爷爷”。从此以后，张疤再也不敢在他面前伸拳弄脚，对贫苦弟兄的欺侮行为大大收敛。“托塔天王”的名儿不胫而走，乐施好善的事儿众相传颂。谁都知道，他有一个磕头弟兄，敲着牛扇骨叫街讨乞的流浪汉，外号“虱子包”。他身边那个啃苞米面饼子的大汉巩泉，就是“虱子包”引荐的掖县弟兄。黄振山念巩泉从掖县农村乍到琴岛，举目无亲，不但主动为他租借洋车，还让出了自家在西海滩盖的简陋房舍给巩泉栖身。

他在栈桥停车拉客已经多年，为使巩泉多挣几个钱，把他安排在自己身边。

黄振山拿着苞米面饼子，咬了一大口，嚼着，还没来得及下咽，两只眼就直愣愣地瞪圆了，他看见桥头公园里，一位正坐在木椅上读书的女学生，被一个手握啤酒瓶子翘翘起起的美军水兵，走上前去死死地抱住了。女学生吓得“嗷嗷”直叫，拼命挣脱。目睹此状，黄振山顿时眼珠子发了蓝，女学生的哭喊声，就象尖利的锥子刺扎着他的心。他气得一跺脚，将啃了一口的饼子往车座上一搁，穿过街道，奔向桥头公园。他一个箭步跳到作恶的鬼子身旁，怒声喝道：“快松手！美国佬！”

美军水兵闻声也斜着眼睛瞅了瞅，见面前站的是个脊背上挂着号牌的洋车夫，毫不理睬，反而把姑娘搂得更紧了，啦啦着涎水的臭口，只朝姑娘的腮帮上啃。黄振山怒不可遏，一巴掌扇掉了水兵头顶上的船形帽，伸出左手死死拽住了他那又黄又卷的头发，猛地往后一挣！只听“哇哇”一阵乱叫。鬼子水兵仰巴叉被摔在水泥地上。围观的同胞，被洋车夫见义勇为的行动所感染，爆发出一阵喝彩叫好声。被摔倒的美军水兵恼羞成怒，一骨碌爬起来，抡起啤酒瓶子朝黄振山狠狠地摔过来。黄振山歪头一闪，啤酒瓶子擦着他的耳朵飞向身后，“叭”地落地摔了个粉碎。黄振山心中火起，双拳使劲攥着，怒目圆睁，嘴巴紧闭，脑门聚拢成一个肉疙瘩，真如“托塔天王”降临凡尘，拉开了一副擒妖捉怪的架式！美军水兵哪肯服气，环抱双拳，“呸、呸”吐了几口唾沫，滑起

步来，要跟洋车夫捣“包克斯”。黄振山不慌不忙，把身子往后一撤，沉着应战。美国佬使尽吃奶之力，连击三拳，拳拳击空。只听见“呜呀——”一声叫喊，黄振山轻舒猿臂迎了上去，如金豹出窝，腾爪揽月，双掌“叭喳”一并，正砸在鬼子兵的左右耳根的下面。只见那家伙“噉”地一声，踉踉跄跄地失去了重心。黄振山没待对方站稳，一扬双臂，犹如银鹏振翅，翻身托天，左手抓住了鬼子的衣领，右手托起了鬼子的大胯，猛一用力，把这个粗大的家伙举过头顶，向挡浪坝抢了两步，双腿一蹬，“噌”地扔进了波浪翻滚的大海之中。周围的人群激动了，振奋了，流泪了，“哗”地向大义凛然的洋车夫围拢过来，个顶个的眼神里饱含钦佩和敬仰，不住声地称赞这位保护了民族尊严的英雄豪杰。

巩泉开始吃饼子的时候还没发生这件事，他吃了一半，由于咽得急促，噎得打嗝，便到右侧拐弯的茶摊上要了碗开水，他刚喝了两口，就见桥头公园里一阵嘈乱。因时局混乱，生灵涂炭，闹事围观屡见不鲜，巩泉也没把这当作回事，待他喝完了水，把碗往摊桌上一搁，就听跑过来的一位汉子对卖水的大嫂说道：“拉洋车的大老黄，把美军水兵扔进大海里去啦！真出气，不愧是条汉子。”巩泉倒吸了一口凉气，不由暗暗叫苦，在这虎狼横行的土地上，黄振山你为啥要拿着鸡蛋朝石头上碰呢？他拔腿就往公园里跑，脚还没踩上人行道的边道石，心“唰”地收紧了。坏了，他看见离他三十多米处，一个国民党警察正躲在一棵松树后面，用左轮手枪瞄准了正站在人群之侧的黄振山。“不好！”他叫了

一声，急得七窍生烟，只要那个坏蛋食指一勾，振山大哥就会饮弹倒地。上去救助，晚了！不用说相距三十多米，就是再往前跨上两步，恐怕枪声即响。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枪响了，震得巩泉打了个颤抖，稍一定神，只见黄振山纹丝未动，安然如山，一个背着捡煤核儿筐的孩子的身影“嗖”地从他眼前掠过，往栈桥里面跑去。那个举枪瞄准黄振山的警察，正痛不欲生地倒在地上打滚，右手背上扎着一只捡煤核儿用的双齿抓钩，左轮手枪落在离警察七、八尺远的地上。他豁然明白，就是在那生死关头，是那个孩子，一抓钩扎住了警察的手，黄振山才得救了。枪一响，人群乱了，向四处哄散，他不顾一切地上前拽住黄振山的腕子，硬拖到洋车旁，两人拉起洋车，没命地沿路向西跑去……

就在人群混乱的时候，被抓钩扎懵了的警察苏醒过来，抓起胸前的警笛，“吱——”地吹响了。远处的巡警闻听报警，跑步赶了过来。受伤的警察指着已跑到栈桥中段的小孩叫道：“快！抓住他，那个捡煤核儿的臭崽子！”三个警察抬头一望，狞笑着说：“跑不了他！”从腰间掏出手枪，向栈桥追去！

观看的群众，无不为孩子安危担心：坏事啦，这孩子往哪儿跑不好，怎么偏偏往那里面跑啦？跑到尽头，便是滔滔大海，要真个儿落到他们的手里，那可是狼窝里养孩子——活命难保了。

背筐的孩子越跑越快，简直象长了一双飞毛腿。三个警察气喘吁吁地追赶着，这些烟鬼赌棍追到回澜阁前已经精疲

力尽，眼巴巴地望着那孩子扔掉了背上的破筐，山猫般敏捷地爬上了一米半高的挡浪墙围。一个警察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着：“跑不了他，这回他可自投罗网啦！”话音未落，只见那孩子从高高的围墙上，纵身一跃跳进了大海。警察们目睹此状，洋鬼子看戏——傻了眼。赶紧抢到墙围处探头往下一看，除了汹涌的波澜别的什么都不见了。其中一个嚷叫：“小杂种活到头啦，这么深的海水，哼！”另一个骂道：“还不快他娘的打枪！”三个笨驴般的警察，费了好大劲才爬上了围墙，三只手枪“砰！砰！砰！”不停歇地朝海水里喷吐着弹丸。

(二)

警察们朝海水里胡乱打了一阵枪，气急败坏地摇着丧气的脑袋溜了。回到桥头，扶着那个被抓钩扎伤手的警察，如同一伙挨了闷棍的癞狗，灰溜溜地回了警察局。时正潮满，那个被扔进浪涛之中的美军水兵，饱饱地灌了一肚子又咸又苦的海水，魂不附体地爬上岸来，在围观群众的嗤笑声中，十分狼狈地滚了蛋。

一场正义与邪恶的交锋结束了，作恶者受到了惩罚。站在桥头的人们，久久不愿离去，他们无不为洋车夫和那位孩子的除恶行动拍手称快，也都为跳进大海的孩子惋惜和痛心。

这位孩子是谁？究竟生死如何？原来他正是洋车夫黄振山的独生子，名叫海翅，今年刚满十四岁。说来也巧，他捡

煤核儿正从此处路过，看见警察正举枪向父亲瞄准。一时怒从心头起，一咬牙，反手从筐里捞出了双齿抓钩，朝那只握枪的手使劲剝扎过去，警察的手枪甩了出去落地响了。由于用力过猛，加之心情有些惶恐，他没来得及拔出二齿抓钩，便撒腿朝着栈桥头夺路逃命。栈桥头三面波涛，只有进路没有退路，他这不是刀刃上跳蚤——玩命吗？不，琴岛西海崖一拉溜十大贫民窟，人人皆知，海翅的水性绝无伦比。那还得从他刚刚学步开始说起——

海翅的爷爷黄力勇，是个行风驶船的行家里手。一向颇受渔行老板的赏识，故有“海神爷”之称。年过六旬，乘风破浪，甚感力不从心，好在老板是同乡，送给他一只小舢板，给了一点养老费，他便在西海崖钓鱼捉蟹为生。常言道：“隔辈人特别亲。”黄力勇对孙子爱如掌上明珠，海翅刚刚学会迈步，他就把孩子抱上船去颠簸。“近水识鱼性，靠山知鸟音。”幼小的海翅见了海水就恣得用小手摆弄，他学着海鸥扑水啄食的样子在舢板里乱蹦乱跳。黄力勇美滋滋地看着孙子的举动，逢人便说：“骨肉关系呀，象我们爷们！”

过去滨海一带的人见了海鸥都叫“海翅”。据有学问的人考究“翅”就是鸟，海翅自然就是海中之鸟啦。这鸟能穿云破雾，不怕雷鸣电闪，搏击浪涛，能显示渔民的大无畏精神。临到全家让爷爷给孩子起个学名的时候，爷爷笑了：“咱这穷苦人家，也不盼儿孙去坐那八抬大轿，能活个康康健健，有点儿人穷志不短的骨气，挣碗饭养家糊口也就行了，学名不学名的没用场，就叫他‘海翅’吧。”

海翅果然名符其实，五岁就学会“狗扒”凫水，七岁那年，仰泳、蝶泳、蛙泳样样俱能。十岁时，敢同大青年一起跑上大粪场的栈桥头，从十几米的高处往下扎猛子。时至如今，在水底下潜游个二、三百米，可真是张飞吃豆芽——小菜。

今天，海翅用双齿抓钩扎了警察握枪的手，救了父亲一条命，由于人多，其他人都没认出他是谁。他之所以往栈桥头跑，水里逃生当然满有把握。他爬上挡浪墙围，跃身入水，待警察向水里开枪时，他已经在水下潜出百十米了。海翅泅到离栈桥二里多水路的大岛子礁石群，爬了上去，找了两块突兀礁石的中间凹塌处，脱下衣服拧了拧水，又穿在身上晒起太阳来。天气仍很炎热，湿衣服不大会儿就连烘带晒干在身上。海翅捡了一上午煤核儿，加之游了这么远的水路，躺在那里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海翅有四个最要好的伙伴，按他们自己的话说，都是些刀砍脖梗不告饶的铁弟兄。他们叫黑虎、金象、钢球和铁蛋，尽管年龄相仿，但是脾气各异。黑虎矮墩墩的，浑身都是劲，脾气象爆仗一点就着。他今年刚满十四岁，西海崖南广场的土地庙前，有一只石锁，据别人说有五十多斤重，他一只手抓起来，能走出五十步再返回来放下。金象细高挑儿，面皮白净，脾气很蔫，人送绰号“假大嫚”。因隔墙邻居是个孤独的抽书^①老头，他跟人家自幼学得千儿八百字儿，能看“三国”、“水浒”，愿动脑筋，而颇有心计。在五个孩

① 抽书——出租书。

子当中，他可算得上小诸葛。钢球、铁蛋，是一对双胞胎，在他俩三岁的时候，父母相继病死，全靠年过古稀的瞎老汉拉巴着长起来的。两人长相酷似，一般人难以分辨，唯一的记号是钢球脖子后面有块铜钱大的红痣，铁蛋没有。钢球水上功夫仅次于海翅；铁蛋上墙爬树赛过山猫。这群一起光腚长大的穷孩子，不是弟兄，亲同手足。有一口好吃的也要分着啃；有一句新鲜事也得咬耳传。只因家贫如洗，饥寒交迫，个顶个没能踏进学校门，皆都粗犷、侠义、无畏、爽直。人无头不走，雁无头不飞。孩子之中也有“王”呀，这个“王”就是海翅。因为海翅办事果断，机灵过人，在伙伴之中又是正月初三的生日，再加上水性厉害，能打一手百发百中的“石瓢”，众伙伴对他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去年夏天，爷爷忙了一宿，在太平角外面的海上钓了三十多斤寨花鱼，早晨刚刚摇着舢板回到大粪场海边，就跳上来一个持枪的蒋匪军，他横儿八脚地朝爷爷一摆手，声扬钓来的鱼全包啦，不给钱不说，还让爷爷把鱼送进三号炮台去。爷爷顿时火起，同他辩理，那家伙抡起步枪，朝爷爷的腰部狠捣了一枪托。老人被捣下了船，脑袋重重地磕在船帮上，顿时从耳朵眼里往外冒血，不省人事。匪兵正得意洋洋地摇船穿过海湾，海翅、钢球赶到海边接爷爷，一见此状，火冒三丈，两人上前赶急搀扶爷爷，可怜的老人已经停止了呼吸。两人轻轻地把爷爷抬到沙滩上，海翅向钢球使了个眼色，钢球会意地点了点头，两人悄悄地下了水，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再没见人影。待他俩露头时，已经挨近舢板边，没等摇船的匪

兵弄清怎么回事，连人带船已被他俩掀翻了。匪兵落了水，倒真象老鼠掉进了水缸，抓挠着双手，没了本事。他俩一人拖住一条腿，硬往水底拽，“咕噜噜”，匪兵的鼻眼和嘴里一个劲地往里灌海水。不多会儿，匪兵的两条腿连蹬跬也不蹬跬了，伸腿瞪眼没了气。因为当时岸上没一个人，他俩潜水绕到埠头拐角处爬上来，神不知、鬼不觉地溜了号。过了两天，匪兵的尸体在前海的沙滩上潮了上来，众口纷纭，传说不一。有人说，是叫大鲨鱼给顶翻了舢板，落水丧命。也有的说，他不会使橹扣了船。但船是黄力勇的，黄力勇是被这个匪兵打死的，人们却众口一调。验尸的警察尽管心中明白系有人暗害，却又没有一丁点证据，只得以双方皆死，死无对证为由，各自收尸了事。

爷爷的惨死，在海翅的心头埋下了仇恨的火种。打此以后，他看见戴青天白日帽花的人，就眼里冒火，恨得咬牙。连给小衙门警察拍马溜沟子的西海崖伪保长徐大赖子，也被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日夜盼望着，爷爷生前给他讲的那个雷公电母早早降临人间，用雷火劈死烧焦这些吃人的恶鬼！

爷爷死后不久，妈妈也病卧不起了，听郎中说，得的是肺癆病，整天大口大口咯血，人都瘦成了骨头架子。爸爸还是每天风雨不误地去拉车挣钱糊口，海翅开始捡煤核儿拾破烂，换几个油盐酱醋钱和弄点烧的。妹妹花红在家中看门，给妈妈倒水煎药。人家说，家贫出孝子，海翅可算是屈指一数。有一次，他出外捡煤核儿，路上遇见一个挎篮子卖馒头

的老太婆扭了脚脖子，他连忙上前帮忙挎篮子，搀扶老人回家。老人一个劲儿称赞他心善，要送他一个馒头做为酬谢。他执拗不要，涨红了脸，老人硬拽着他非给不可。最后，他只好收下了这个馒头，离开了老人的家。此时，太阳已落西山，他肚子饿得“咕噜噜”直叫。他摸着怀里掖着的馒头，口水直往嗓眼咽。这年头，象海翅这样的穷人家，连过年也捞不着馒头吃。就他本人来说，恐怕连馒头嚼起来什么滋味也记不清了。海翅强忍着饥饿，把馒头拿回了家，双手搁在妈妈的枕头边上。面黄肌瘦的花红总归年龄小，望着馒头馋得直流口水，摇晃着黄毛稀疏的小脑袋，冲着妈妈直叫饿的慌，妈妈用干柴般的双手打着颤，抓起馒头递给花红，呻吟道：“好花红，妈妈不吃，好乖吃吧。”花红刚要伸手去拿，海翅火辣辣地一瞪眼，“啪”地伸手扇了妹妹一巴掌，花红哭了，馒头滚落在地上，妈妈哭了，他也哭了……

(三)

潮退了。太阳衔山。海翅的衣服也晒干了。他挽起裤筒踩着露出水面的礁石上了岸。大街上那些搜寻的警察没踪没影了，人来车往如同中午这儿不曾发生过异常的事件。他一边往家走，一边情不自禁地偷偷发笑，笑那朝父亲开枪的警察被他扎了以后那副狼狈象；又笑那蠢猪般的警察，竟中了他的调虎离山计，被引向了栈桥头。他丝毫也不为父亲的安危担忧，因为他相信父亲的机警和敏捷，决不会守在那儿束手待擒！

来到破烂市卖血肠的摊子旁，海翅被那喷香的血肠汤吸引住了，辘辘饥肠迫使他不住劲儿地往嗓眼里咽口水，双腿感到又酸又软拖不动了。一位留长胡子的老汉，大概从他的动作中产生了怜惜，把手中的半碗血肠汤和一块苞米饼子递了过来，嘬了嘬嘴示意让他吃下去。难以忍受的饥饿，促使他不顾一切地接过碗来，狼吞虎咽地一忽儿就吃光了。血汤摊南侧的卖煎糕摊上，有四、五个吃客，正在大声议论，刚才因为饿得心慌也没顾得上听，这点汤食一下肚，海翅的精神振作了许多。他听见一位大汉翘着拇指说：“‘托塔天王’好样的，有种！把那个造孽的美国水兵，托起来扔下了大海！真痛快！真出气！”卖粘糕的老汉忧心忡忡地说：“怕不会惹出乱子来吧，现在这个世道，嗨！”当然人家称赞父亲的见义勇为，海翅自然心中美滋滋的，但老汉的话似乎又给他心头压上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他想，万一有人知道此事是他父亲干的，告诉了警察局，那可真要倒大霉了。他撒腿就跑，没命地朝家住的方向奔去……

贫民窟的棚户密密麻麻，夕阳此时已经下了山，黑陶管子烟囱林立，炊烟四起，一片迷茫。他转过最后一道胡同，在离家门百来十米的一座脏土隆起的埠头上，望见黑压压的一堆人围在自家门前，他的心“怦、怦”地剧烈跳动起来，脑袋“嗡”地一下涨大了。海翅一个高窜下了埠头，金象张着双臂拦了上来，他的脸色白惨惨的，眼窝里蒙着一层泪花：

“海翅哥，你家出大事了！”海翅顿时疯癫般地双手使劲抓住金象的肩头摇晃着，大声问道：“怎么回事？你快说！”